

# 论人对自然、他人、自我的道德承诺

覃青必

(广西民族大学 政法学院, 南宁 530006)

**摘 要:**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建立起的三种基本关系,现实中由于人主体意识的强制入侵导致这些关系的冲突与恶化,因此人作为理性的一方必须为恢复这些关系的和谐做出自己的道德承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必须超越人类利己主义,主动承认自然的“赋予性主体”地位,从而通过保障自然的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他人关系中,人必须摒弃个人利己主义,根据对所有普遍有效的理性法则行动,从而通过尊重他人的目的性存在重建人与他人的和谐关系。在人与自我关系中,人必须节制自身的情欲,彰显人不同于动物的理性本质,从而通过道德上的自我实现促进人身心的和谐发展。这就是人在道德上必须对自然、对他人、对自我做出的道德承诺。

**关键词:**自然;他人;自我;道德承诺

## Human Moral Promise to Nature, Others and Self

Q IN Qing-bi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for Ethics, Nanning Guangxi 530006, China)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powerful invas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 the three basic relationships established in human practi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human being and other human being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person and his ego, are conflicting and deteriorating. Being rational, humans should make a moral promise to restore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man should overcome his egoism, actively acknowledge his subject status given by nature to realize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making sure that nature may develop continuously. Dealing hi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man should abandon individual egoism, act according to common rational rules, re-establish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through respecting others' objective existence. While dealing with his own ego, man should restrict his own emotion, stressing his rational natur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nimals, so as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mind and body by ways of self moral realization. That is the moral promise man makes to nature, others and himself.

**Key words:** nature; others; self; moral promise

人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我的实践过程中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关系,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和人与自我的关系。在现实世界中,由于诸种原因这三种关系往往处于一种冲突与失衡

的状态,从而导致双方的生存与发展受阻。人作为诸种关系中有理性的一方,既会因主体意识的强制入侵而导致双方关系的恶化,又会基于道德理性主动去维护并实现双方关系的平衡发展。因此从伦理

收稿日期: 2009 - 07 - 25

基金项目: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论道德自由”(08czx001)

作者简介: 覃青必(1978 - ),男(壮族),广西河池人,广西民族大学讲师,伦理学博士,主要从事伦理学和道德自由研究。

学的角度看,人限制自己的私欲,主动维护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和人与自我的和谐发展,就成为人在道德上对自然、对他人、对自我的一个承诺。

### 一 人对自然的道德承诺

人作为自然一存在物首先要生存,因此它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只是在自然的作用下无意识地按照自己的本能行动,它并没有超出自己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整个地与自然融为一体。但人却不同,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既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又能超出这种限定,从而能够以主体性身份脱离甚至影响自然的存在。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惟有人才能够作为主体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特别在现代社会,人往往由于主体意识高涨,导致把自然当作纯粹的客体来看待,从而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不惜破坏自然的生存与发展。但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只能是相互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因此人在破坏自然的同时,也势必影响到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性循环。因此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可以说是由于人类过度的中心主义、利己主义导致的,因此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利己主义,重新反思、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成为人类道德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由于其理性特征,必然要作为主体而存在,或者说人只能从自己的视域出发看待这个世界,从这个角度看,自然只能是相对于人而存在的客体,人能而且只能以自身的尺度去认识、评价、改造自然。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某种程度的人类中心主义是避免不了的——尽管这可能是人类的一种幻觉。但人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人就能够凌驾于自然之上,或者为了自己的私欲不惜牺牲自然的持续发展,好像主体性只能意味着贪欲与杀戮,而不贪欲、不杀戮就不能成其主体性一样。这只不过是一种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变质而来的人类利己主义,其实正像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利己主义一样,人类中心主义也并不就意味着人类利己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地位与其说意味着人的利己主义,还不如说意味着人的某种责任与义务,因为,正由于人有理性,能够作为主体影响自然的存在,人才有责任与义务照顾自然的生存与发展,而不只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责任应该也只能落在作为主体的人的身上,而不应该也不可能落在自然的身上,因

此人的主体性尽管赋予了人某种自由与权利,但人在行使这种自由与权利时,即使对应的一方是物,人也要相应地承担一份责任,否则人在改造任何客体的时候都可以毫无节制地索取与破坏,因此在伦理语境中,单主体性本身就足以示意着一种责任与义务,而不待关系的另一方是人还是物。

但人的这种责任并不像有些学者论证的那样,只能建立在一种间接的被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即人对自然的责任只能源于人对自身的责任,正因为破坏自然损害了人的利益,所以我们才有了保护自然的责任。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建立在这种论证上,那么自然就永远摆脱不了被奴役的状况,即使自然由于人类长远利益得到暂时的保护,那我们也永远不知道人类哪一天会不会因为利益上的算计而重新把自然置于死地,因此在这种论证中,尽管自然也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但事实上它仍然作为手段淹没在人类的利己主义打算中。因此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自然首先就不能仅仅作为手段而存在,但如前文所论证的,人类只能从自身视域出发看待自然,在这个视域里自然不可能具备主体性品格,那么自然如何才能摆脱其仅仅作为手段的命运呢?

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赋予自然一种“赋予性主体”地位。赋予性主体是客体在主体意识的照耀下由主体主动赋予的一种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并不是客体基于自身意识而具有的主体性,而是主体在自由实践过程中基于照料客体的责任与义务,从而主动赋予客体的一种主体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的赋予性主体地位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能建立在人对自然的单向索取上,也不能建立在人类的功利主义算计上,而应建立在作为主体的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上。只有人的这种责任与义务,才有可能使自然摆脱仅仅作为手段的命运,从而获得赋予性意义上的主体性品格,也只有这样,人与自然才有可能建立起某种近似于“主体间”的和谐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自然不再只具有手段的意义,而作为赋予性主体具有了特定意义上的自由与权利,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人构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但自然的这种“自由”与“权利”并不是自然作为主体而内在具有的,而是作为主体的人基于责任与义务所赋予的,因此人与自然的相互制约实际上就是人的自律。真正的自律只能建立在道德信仰的基础上,而这种道德信仰就是我们相信自然的“赋予性主体”地位,没有自然的这

种主体性信仰,人的自律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摒弃人类利己主义,主动承认自然的“赋予性主体”地位,从而通过保障自然的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成为人在道德上理应给予自然的一个承诺。

## 二 人对他人的道德承诺

其次,人作为社会的人,还必须面对他人的存在,因此在实践上又导致另一层关系即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有理性,“在自然界中每一物件都是按照规律起作用。唯独有理性的东西有能力按照对规律的观念,也就是按照原则而行动,或者说,有意志”,<sup>[1]63</sup>也就是说人能形成并通过一定的原则主动地规定自己的行为,从而一般地具有意志。动物只出于本能消极地顺应自然规律,或者说整个地就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但人不仅能掌握与利用自然规律,而且还可以超越它,从而能够根据自己的目的自主地形成属于人自身的规律(即原则),并主动规定自己依照这些规律而行动。因此唯有的人是自由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地规定自己的行为,因此他是自足的,可以摆脱自然的限制,单纯依据自身的目的而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人才真正具有自由的因果律,从而是一种目的性存在,而人的价值与尊严,正是建立在这种目的性存在上,因此在人的世界里,每一个理性的人都具有绝对的价值与尊严,每一个人都是目的。

然而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每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又只能是一个“黑箱”,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他人的所思所想,即使他人明确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他所说的是否属实;我甚至不能确定呈现在我面前的他人的影像是否是一种幻觉,或者这种影像背后是否存在某种主体性的东西,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因此每一个人似乎都只能从自身的视角出发看待他人,他人只不过是“我”的注脚,或者说只能是相对于主体的“我”而存在的客体。这就给人一种幻觉,好像他人只能是“物”,只能作为实现“我”目的之客体而存在。每个人似乎都带有一双墨杜莎神眼,企图把对方化为顽石,从而取消对方的主体性,建立一种唯我独尊的“主—客”关系。在这种“主—客”关系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主体,具有实现自身需要的自由与权利,每个人都想把他人当作实现自身需要的手段。于是在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就出现一种矛盾,每个人都力图把他人只当作手段而把自己只当作目的,从而导致“人对人像狼一样”的冲突。

在冲突中,每个人都只把自己当作目的而把他人只当作手段,结果导致每个人都是手段,每个人的目的都不能得到有效地实现,于是冲突迫使每个人不得不走出自我视域,开始承认他人的目的性存在。目的性存在即人的主体性存在,因此尊重他人的目的性意味着尊重他人的主体性,即尊重他人作为主体具有的价值与尊严。因此在这里人与他人之间便构成一种“主体对主体”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人和“我”一样,同样是一种主体性存在,同样具有绝对的价值与尊严,因此每个人在行动的时候,都应该“……把你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sup>[1]81</sup>把他人当作目的并不意味着取消“我”的主体性,从而把“我”当作手段(这反过来同样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失衡),而只能是把“我”与“他人”同样地当作目的来看待,而这个目的指向的只能是人性共有的理性本质。正是这个理性本质是人性普遍共有的,因此尊重它,把它当作目的,并不意味着把哪个人只当作目的或手段,而是把每个人普遍具有的理性当作目的来维护,因此在这里就不会存在那种“目的与手段”的对峙与冲突(这种冲突只会出现在人为私欲、私利斗争的领域),因为每个人基于自身理性的行为,无非是在维护人类的普遍理性而已。

于是在这里,人的理性就成为每个人共同维护的一个对象,而理性不仅是“我”的理性,而且也是他人的理性,人类的理性,因此在理性的意义上每个人都是目的,没有人会被单纯地当作手段来看待。因此如果“我”的理性行为与他人的非理性行为冲突,并最终迫使他人做出让步,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把他人当作手段了;同样,如果他人的理性行为与“我”的非理性行为冲突,并最终迫使“我”作出让步,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人就把“我”当作手段了。于是在这里人与他人之间便达成一种和谐,从人的理性本质看,“我”与他人不再是隔绝的,“我”的理性与他人的理性是普遍同一的,因此维护、实现它不光是“我”的目的,也不光是他人的目的,而同时是“我”与他人的共同目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面对他人的时候就不能只根据自己的私欲行动,而必须把所有人当作目的,并根据对所有人都普遍有效的理性法则行动,这就是人在处理“我”与他人关系时必须对他人做的一个道德承诺。

## 三 人对自我的道德承诺

再次就是人与自我的关系,即人的身心关系。

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自我意识把人从自然、他人甚至肉体的我分离出来,并给予这些关系以理性的思索与把握。人从自然、他人那里分离出来依次产生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关系,而从肉体的我(或情欲的我)分离出来则产生人与自我的关系,即身心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中的“人”意指理性的我,即经过理性反思而形成的能遵循理性法则的我;“自我”意指肉体的我,即以情欲为存在根据的为情欲驱动的我。可见人与自我的关系其实就是人身中理性与情欲的关系,而理性与情欲往往是相对立存在的,因此理性与情欲之间的斗争与彼此消长就成为人不得不面对的冲突与矛盾。当情欲压制理性,使人完全为情欲所驱动时,人便处于一种理性缺失的失衡状态,在这种失衡状态里,不仅人的情欲被过度放纵,而且人的身心也得不到健康的发展,从而导致人本主义心理学所说的人的自我实现受阻或“超越性病态”。<sup>[2][5]</sup>当理性压制情欲,使情欲完全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时,人又处于精神分析理论揭示的“伊底”(即“本我”)受到压制的失衡状态,从而导致人心理上的各种焦虑与异常。<sup>[3]</sup>

因此,人身中的理性与情欲既不像理性主义认为的那样,只有理性才是绝对的好,而且一定要取得对情欲的支配权,而情欲只能是十恶不赦,只要稍加满足就离道德有个十万八千里;更不像纵欲主义认为的那样,只要人有情欲需要就应该加以满足,并鼓励人以情欲为乐,甚至沉溺于情欲之中,好像人活着就应该像动物一样。因此实现人身心关系的和谐,既不能建立在理性对情欲的单纯压制上,更不能建立在情欲对理性的单纯压制上,而应该建立在理性与情欲的协调上。当然这种协调并不意味着理性与情欲将得到同样程度的实现,由于理性与情欲的对立关系,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认定我们称之为本质的一方,从而在顾及另一方的前提下优先实现它。那么我们本质究竟是理性的还是情欲的?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的,因此主张我们应该在满足人基本情欲的前提下优先实现人的理性,我们把它称为“道德理性”(或价值理性)的观点。认为人本来就是情欲的动物,因此主张理性应该为人的情欲出谋划策,

从而更好地实现人的情欲,我们把它称为“工具理性”的观点。平心而论,工具理性虽然受到唯道德主义者的强烈抨击,但它仍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给予人某种程度的身心和谐,否则我们只能说信奉工具理性的现代人都是身心失衡的。

但尽管这样,工具理性却无法给人一种意义与价值上的依托,从而导致人精神上的失落与荒芜,而这正是现代人抹不去的精神伤痛,可见工具理性还不能从本质上解决人身心的失衡问题,因此道德理性似乎是我们恢复现代人身心和谐的必然选择。道德理性既不像禁欲主义者那样绝对否定、压制人的情欲,更不像纵欲主义者那样放纵人的情欲,而是在满足人基本情欲的基础上优先发展人的理性,它相当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的超越性自我实现。<sup>[2]</sup>在这种自我实现中,人的理性本质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它不仅可以实现人身心的和谐,而且还可以通过凸显人不同于动物的道德本质,从而重建人的精神家园,给予人终极意义上的精神依托与关怀。因此道德理性是可以从本质上实现人身心的和谐与健康发展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发现现代社会道德理性的式微与人们精神世界的失落是成正比的,我们所抱怨的人文精神的失落、精神家园的荒芜,无一不与现代人由于物质主义、道德功利主义而导致的精神资源的枯竭有关。可见主动节制自身的情欲,彰显人不同于动物的道德本质,从而促进人身心的健康发展,就成为人在道德上必须给予自身的一个承诺。

#### 参考文献:

- [1]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M]. 苗力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2] 马斯洛. 人性能达到的境界 [M]. 林方,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 [3]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M]. 高觉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责任编辑:卫华